

給敏敏的一封信

敏敏：

身忙、心忙，輾轉輾轉竟又是另一番朗現。小記事本翻開是你的生辰，今夕一紙話兒，思緒爲你的賀禮，以自己的再肯定，獻給我最珍愛的朋友，你是我最初，最後的渡——想過自己的許多志業，可淡泊到鄉下小學，教幾個小小蒙童，以愛灌溉一顆顆待茁壯的幼苗。爲人的疾苦憤然時，覺得該去從醫，學廖大夫在蘭嶼那小小的地角，盡一分人的心意。擔心中國前途時，覺得該唸一輩子書，通文史哲，博愛而睿智成爲未來思想的巨人。也會偶而想開花店，茶坊或守候一個心愛的人過一輩子。會急、不急地偷。想著。這陣子唸書是悠遊，和人交談，不論聽或說，都是用「心」著的。是會不知不覺地「逼過」自己，但現在真性情的自我在爲學，爲人又重新立起呀！

我想自己並不是什麼學者，也不會爲拿學位而唸書此生不管流落何方，知道自己有一件事要做，即不愧此一讀書人的責任，當然更不會忘身爲中國人，龍族嚴肅的生命擔子，更當挑起。

大二這一年卻是個人生命的重要轉捩點，從醫院實習所見的人世苦痛與悲歡離合，或大悲大喜，甚至有段無奈淡索的日子，世情的奇幻亦處處叫自己吃驚，又到了另一種境界體會生命，不太會說這其間種種細膩心思轉捩，是矛盾，亦是融合，知道自己會感

謝，然後往前走！

哎！發現這「自剖」真亂七八糟，說不定反而讓你很辛苦地讀它，深邃的生命竟是如此不可說，原該輕笑地道些好風好景，這樣反而掉進自己設好的一些陷阱，大概即是莊子所說的落於言詮，人的過活有理智，有感懷，有責任，有玩耍，有燦爛的高潮，有死寂的低潮，有……。

那天被人忽然很正式地問了個問題：你是不是讀過很多人的心？其實連自己的心都還沒讀，更論他人？但有時又覺得這個世界于我竟是透明，是人性的光輝，愛、自由、尊重、正義混著貪婪、自私、懦弱……。其實近日的我較是篤定的，清楚一輩子要唸的書——活生生的人生和該做的心力。外在世界的思考，是我能發如何的大悲願：知他、懂他、讓他、愛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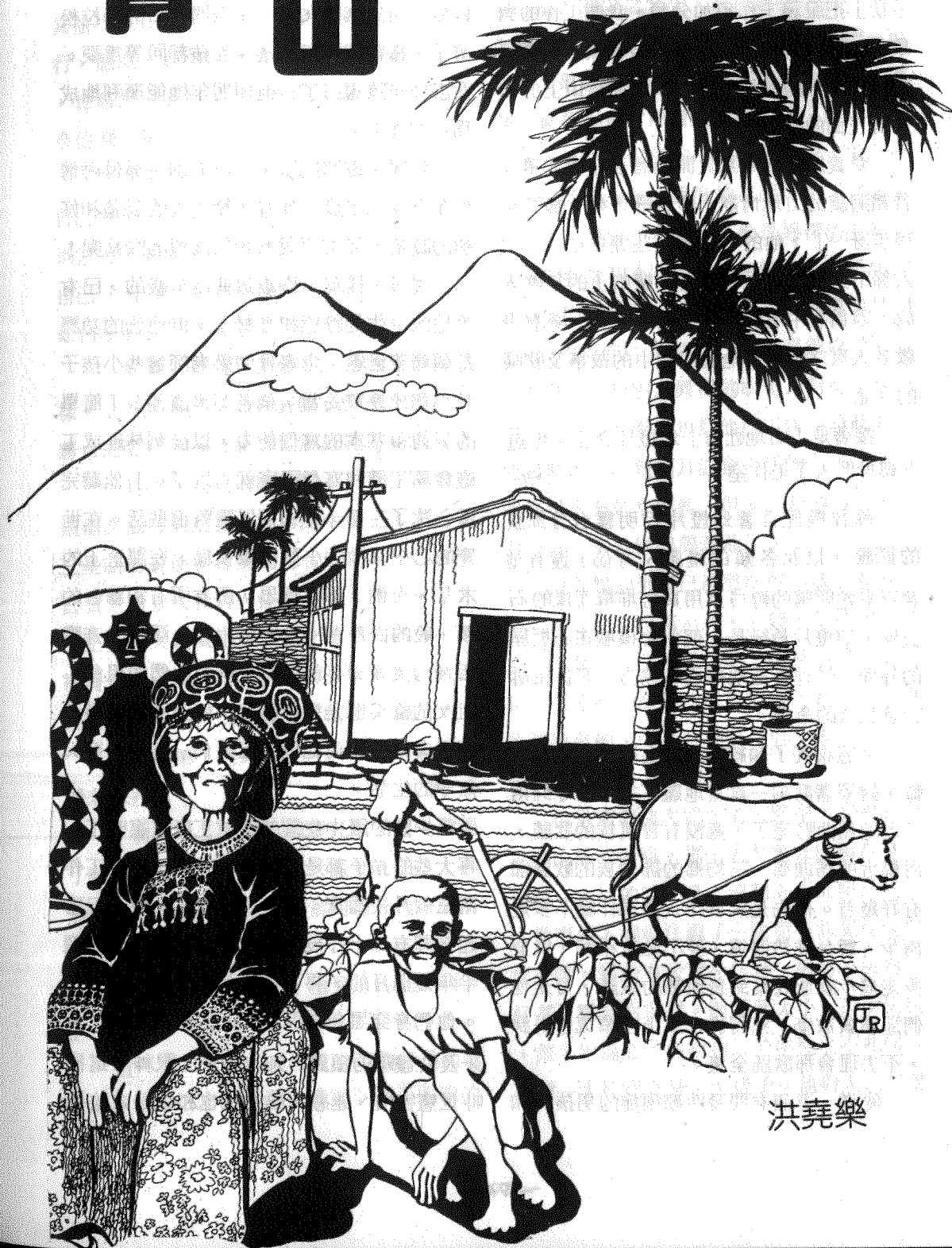
哎！忽然發現這封信寫得太正式了，這樣說，是因遠遠近近不知現在的你，上回的照片上，拿著冰棒的你周遭站著小孩，溢著笑容，仍是那個水水，很中國的女子，而你又怎麼捏拿這個拿筆的壞小孩呢？

祝好！

歲月靜好！

阿江

青山之餘



洪堯樂